

旅顺往事

潘宝玉 著

◆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014004795

125
1015

旅顺往事

潘宝玉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北航

C1692114

I25
101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旅顺往事 / 潘宝玉 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033-2456-7

I. ①旅… II. ①潘…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79147号

书 名: 旅顺往事

编 著: 潘宝玉

责任编辑: 兰 草

封面设计: 红 狐

责任校对: 刘岩梅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后勤学院印刷厂

开 本: 170毫米×240毫米 1/16

字 数: 350千字

印 张: 22

印 数: 1-5000册

版 次: 2013年8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33-2456-7

定 价: 49.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我与旅顺（代序）

潘宝玉

我第一次到旅顺是1985年的春天，我有幸参加了在那里举办的“大海笔会”，记得报到的地点是基地修船招待所。笔会是海军文化部与《昆仑》杂志社主办的，在那次笔会上我创作完成了中篇小说处女作《小寒大寒又一年》，在第二年的《昆仑》杂志第1期头题发表。当时没有想到，这竟是我迈向军旅文学道路的第一步。笔会期间，我们参观了旅顺的名胜古迹，尤其那些近代战争遗址让我强烈地感到旅顺这地方确有些特殊。我还记得，一位基地的退休干部站在山头上给我们讲述日俄战争故事，他讲得非常认真，带着他作为一个中国军人特有的感情，当得知他是经常光顾这些山头的义务讲解员时，我们都流露出肃然的表情。我不想写什么历史小说，因而对他所讲的一切并没有往心里去，仅仅是感慨了一番而去。

我第二次到旅顺却是12年后的春天了。那时，我刚刚成为舰队专业创作员不到两年，而领导以作家要体验部队生活为由派我的公差，让我临时成为舰队作战部队检查组政工组的一员，因为在我的履历上有指导员、干事和教导员的九年经历。检查组在舰队副司令和参谋长的带领下从烟台乘船抵达旅顺，我也狐假虎威地坐在宽敞的基地党委会议室里听汇报、做记录，还与基地首长在俄军占领时期

修建的一栋将军楼里共进晚餐，那没有火光的壁炉和装饰讲究的天花板给我留下了异国情调的印象。后来，基地组织处的同志送给我一本他们内部编印的小册子《旅顺基地40年》，晚上翻阅了一下，主要内容是介绍基地成立以来的重要成绩和一些典型人物，比如出过岸炮英雄安业民、学雷锋标兵刘德全等，只有很少几页简要介绍了旅顺基地成立的历史。由此，我对基地成立前的旅顺历史发生了兴趣，觉得应该写篇东西让年轻的官兵们都知道，并记住这些历史。在检查部队的教育情况中，我发现一些年轻的官兵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海军史并不谙熟，这就坚定了我要写一写旅顺的念头。

后来，我把这想法给《解放军文艺》的郭米克副主编讲了，他很支持我写，尤其对接收旅顺很感兴趣。我又对《海军文艺》的宋主编说了，她说明年海军50周年要出一期专号，可以刊用。于是我用了大半年时间采访、查资料，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旅顺的历史不是几万字的“报告文学”就可以报告的。那年秋天，我参加海军创作会议，知道大家都在写抗洪的题材，而最大的好处是只要作品创作完成，即使不发表也可以参加全军评奖。酒饭之间，大家聊起了自己的创作，有位知名的老作家对我写旅顺历史的报告文学流露出很是异样的表情：“你怎么选了旅顺的历史来写呀！”我直观地感到那话里有这样的潜台词：“旅顺，我们能写吗！”“旅顺，你能写吗！”那年的中秋节，我是在北京度过的，我忙于在国家图书馆、海军档案馆查阅资料和采访老干部，我也越来越理解了那位老作家的话。然而自己决定的事，要努力完成，这是我的做事原则。人生，就是要不断地克服一个一个的困难和问题，而创作亦如此。于是，我完成了一篇题为《旅顺往事》的报告文学，原稿6万多字，经过反复修改，压缩成了4万多字，1999年《海军文艺》最先发表，删去了以日俄战争为主要内容的“争掠”一章；2000年《解放军文艺》第5期发表；后来被收入《中国年度最佳报告文学·2000》一书，获得了海军金锚文艺奖。

我第三次到旅顺是2000年的秋天，那次的任务是采访一位科技练兵的标兵郑文发。我完成了中篇报告文学《潜艇兵郑文发》和一部电视专题片。2001年初，

为拍摄专题片《潜艇鱼雷兵郑文发》，我第四次来到旅顺。这两次到旅顺都很匆忙，甚至没有好好地在旅顺转一转。我只是强烈地感受到，旅顺也和大连等其他开放城市一样，有了大商厦、娱乐城、步行街、双休日的人流车流和夜晚闪烁的霓虹灯，一派繁荣景象了。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是，那白玉山上的表忠塔仍然矗立，万忠墓、友谊塔、胜利塔，随处可见的外国占领时期的建筑物，无不显露着历史的痕迹。

将《旅顺往事》写成长篇纪实想法，最先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殷实在闲聊时提及过，后还有解放军出版社的一位朋友正式约稿，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能让我真正动笔，因为我一想到写作此书之难心里不免有些发憊。直到后来，我忽然想到2005年是人民海军接收、成立旅顺基地50周年，又是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我想完成此书总有一定的意义。

由此，也就有了我第五次到旅顺的机会，这已是2004年的金秋了。

回想我第一次到旅顺的情景，一晃竟过去了19年，那位提醒我旅顺历史不好写的知名作家也驾鹤西去了。这一次的旅顺之行，我是应该好好地看一看旅顺，读一读旅顺这部沉重的巨书了。当年那次笔会期间参观过的历史遗迹，要从头认真地逐一观看，拍下一些照片。当我看到过去许多免费参观的景点成为旅游管理部门收入不菲的生意时，心里别是一番滋味。在203高地景区，有许多“大鼻子”、“小鼻子”的外国游客，每当豪华的旅游车在山坎上停下时，就有一些抬滑竿的人围上前去。他们虽是一介壮夫，却会讲一些半生不熟的日语和俄语，抬一位客人到山顶能挣100元钱。山顶上，已见不到那位义务讲解的退休干部（据悉已病逝多年），取而代之的是口齿伶俐的导游小姐，她们那毫无感情的讲述和介绍，仅仅是职业的需要，仿佛是在播放提前录制的录音。在旅顺的几家书店里，我没有发现关于旅顺历史的书，书店的经理都说：那类书，可能图书馆里才有。

我住在长江路上的基地试航接待站，这座欧式建筑原是沙俄占领时期的普希金小学，后来曾是日本占领时期的日本警察署民政署，楼房粉刷一新，红白对比的色调，看上去很是漂亮。门旁有两棵银杏树，枝繁叶茂，不知是什么年代种植

的。走在长江路上，抬头就能望见白玉山，那日本人修建的表忠塔夺人眼目。司机小袁对我说，表忠塔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应该把它拆掉。我不知对他说什么好，我说它已经是文物了，哪能拆掉啊……据史料记载，“文革”时期，旅顺的红卫兵们的确拆掉和破坏了一些近代历史遗迹，显然是错误的做法。一个民族需要的是长自己的志气，强自己的实力，而不是掩饰历史的疤痕，采取阿Q精神。留着那些“遗迹”作为镜子，反倒可以激励后人，永远不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不断奋发进取，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旅顺的近代历史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我们真正读透它读懂它并不那么容易。这本书，权作我的读史心得，献给年轻的海军官兵们。

是为序。

2013年5月8日

目 录

序 篇	1
-----	---

上卷 沦陷

第一章 倭寇来了	11
第二章 千里溃败	25
第三章 谁来抗敌	61
第四章 怎一个“和”字了得	105

中卷 争掠

第五章 “虎”与“狼”的宣战	151
第六章 撕 咬	191
第七章 雅尔塔的秘密	253
第八章 中苏旧约	266

下卷 接收

第九章 谈 判	281
第十章 组 建	292
第十一章 交 接	322
第十二章 尾 声	337
致 谢	342

序 篇



旅顺港旧影

旅顺口，一个历经沧桑的海军基地。一百多年来，它经过了日本侵略、中国赎回、沙俄强租、日俄争掠、日本占领、中苏共用、接收回归七个时期，这在世界海军史上实为罕见。这里至今保留着近代战场的遗址，那肃穆的山峦、残存的炮台、堡垒、墓冢、石碑，伴着阵阵阴凉的海风，似乎都在向人们诉说着往昔岁月的一切……

当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炮声震撼了京城，英法联军闯进圆明园洗劫一空，放火把举世闻名的万园之园化作一片废墟后，清政府才真正从天朝迷梦中惊醒过来，不得不越发重用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重臣来支撑危局。国门洞开，眼睁睁看着手持洋枪洋炮和洋烟洋货的夷人蜂拥而进，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深深感到坚船利炮的厉害和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长远威胁。在不断加强个人势力的同时，他们凭借手中的权力将当年林则徐“造船铸炮，师敌长技以制敌”的主张和创建中国近代海军的梦想付诸实践。

1865年，李鸿章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中国有了第一个完全采用机器生产的兵工厂。一年后，左宗棠在距福州20多公里的马尾江边的一片水田里，创建了近代中国最大的造船工业基地——福州船政局。

也是在马尾，一所培养海军人才的福州船政学堂很快也建成开学，来自东南沿海的300多名十几岁的学员走进了这特殊的校门。他们在洋教员的教导下学习天文、地理和外文，学习数理化知识和舰船制造及操纵，课后还要读《圣谕广训》，诵《教经》，习策论。马尾山下，机器轰鸣声和学员的读书声汇成一片，演奏着“师敌长技”以求自强的新曲。

五年后，中国有了第一批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海军人才，如严复、林泰曾、刘步蟾、邓世昌、林永升、方伯谦等人都是出自这所学校，后又到英、法、美国留学深造。

马尾船政学堂，成为近代中国孕育海军人才的摇篮。

1867年12月，江苏布政使丁日昌在一份由李鸿章代呈的奏折中提出了创办“三洋水师”的计划。六年后，清政府经过“海防大筹议”开始组建海军，守丧在乡的丁日昌将他草拟的“水师章程六条”请人转呈朝廷，再次提出了建立北洋、东洋和南洋海军的计划。总理衙门综合平衡了各方的意见，

原则同意建立三洋海军，决定先创建北洋海军，等财力渐充，就一化三。

清政府被迫筹办海军实在是不小的进步，但海军这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又不得不被纳入了旧的封建军事体制之中。西方军事家们无法想象，以孔子儒学为理论基础和灵魂的中国封建官僚们会使海军建设有长足的发展，能够成就一番捍卫东方大国海防的伟业。就在洋务派们致力于造船买舰以求自强之时，有位叫杜兰德的英国商人在北京宣武门外修了一里多长的铁路，却被大清朝廷视为怪异，勒令拆除。开平矿务局为运煤修筑了唐山与胥各庄之间的11公里的铁路，朝廷仍怕轰轰烈烈的火车会惊动了皇陵，竟下令只许用骡马拖拉，把火车变成了庞大的马车！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

那时的李鸿章还是雄心勃勃、发奋图强的。当他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与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竞赛般的造船，花费10年的努力仍感成效不大时，他又致力于买船购舰。在屡屡上当受骗，再次交了大量学费之后，他认准了购买铁甲舰。从1879年到1880年间，李鸿章不厌其烦地奔走呼号，并警告朝廷：“机会一失，中国永无购铁甲舰之日，即永无自强之日！”

后来，让日本人害怕的“定远”、“镇远”铁甲舰就这样从德国购来。

当此之时，大清帝国还没有像样的海军基地，李鸿章掌握了筹建海军的大权后，就把目光投向了旅顺口。1881年，他派幕僚马建忠前往旅顺勘察，同年10月，又亲自乘舰勘察旅顺地理、形势。战舰在旅顺附近海面低速航

行，李鸿章迎风站在指挥台上，面对那连绵的群山，望着那天然形成的海湾和那“二山交抱”的湾口，他无法向手下的人们掩饰内心的喜悦，连连点头赞叹：旅顺良港，举世难得！从而他坚定了旅顺口设海军基地的决心。

然而，朝廷众臣意见不一，曾出使法、德诸国的许景澄认为，海军基地设在山东胶州湾（青岛）为好。御使宋一新认为许景澄所奏极是。福建巡抚丁日昌奏称设在大连甚为有利。然而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眼里，海防之论，李鸿章总是高人一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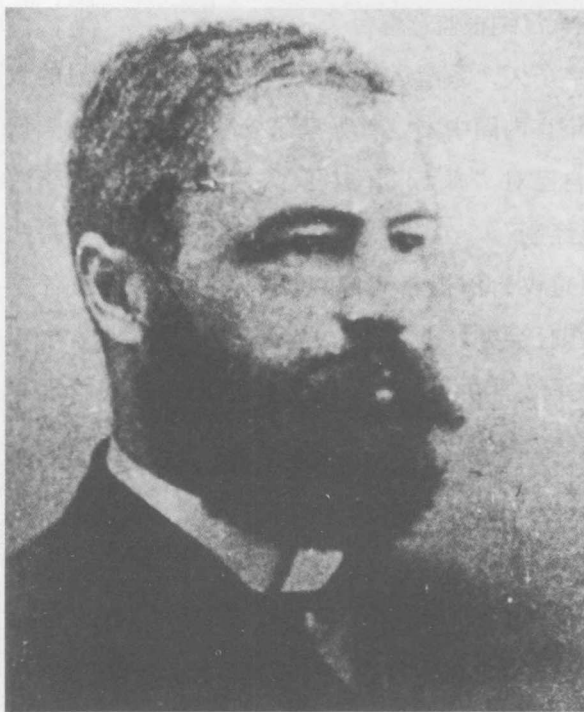
且看李的奏章，也委实不同凡响：

“渤海大势，京师以天津为门户，天津以旅顺、烟台为锁钥。”“西国水师泊船建坞之地，其要有六：水深不冻，往来无阻，一也；山列屏障，可避飓风，二也；路连腹地，易运粮粮，三也；近山多山，可修船坞，四也；滨临大洋，便于操纵，五也；地出海中，以拒要隘，六也。北洋海滨欲觅如此地势，甚不易得。胶州澳形势甚阔，但僻在山东之南，嫌其太远。大连湾口门过宽，难于布置，惟威海卫、旅顺口两处较宜，与以上六层相合，而为保守畿疆计，尤宜先从旅顺下手。”

如此有理有据的高见，光绪和太后能不准奏么？

旅顺口，就这样揭开了历史上重要的一页。

当时，这里不过是小小的水师屯泊所，从此便名扬世界列国。靠打鱼、耕种和经商为生的旅顺人民怎能知道，祖宗传下的这块土地、这片海湾，原来处在京师大门的炮口下，成为捍卫海疆的重要屏障，在今后漫长的日子里会有辉煌、悲壮、辛酸、苦涩和再度辉煌的历史。山还是那群山，却不宁静了；海还是那片海，却不消停了。他们首先发现的是，这静静的旅顺口热闹起来。海湾内外，飘着龙旗的舰船往来不断；通往港口的山路上，出现了装饰讲究的车马冠盖；村里的不少男子壮汉们不能出海、下田，被官府拉到山上、码头下苦力。工地上不光有蚂蚁般蠕动的民夫、工匠，还有蓝眼睛、大鼻子的洋人。



参与设计建炮台的汉纳根

万事开头难。李鸿章知道，建港工程浩大，一要有钱，二要有人。要有足够的工匠和民夫，更要有精明强干的官员来组织实施。

有个叫陆尔发的县令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浩大工程的实施重任会阴差阳错地落在了他的肩上。他和李鸿章请来的德国退役炮兵少校汉纳根、英国海军上校柯克一起来到了旅顺，听人一介绍就犯了难。他既不懂工程施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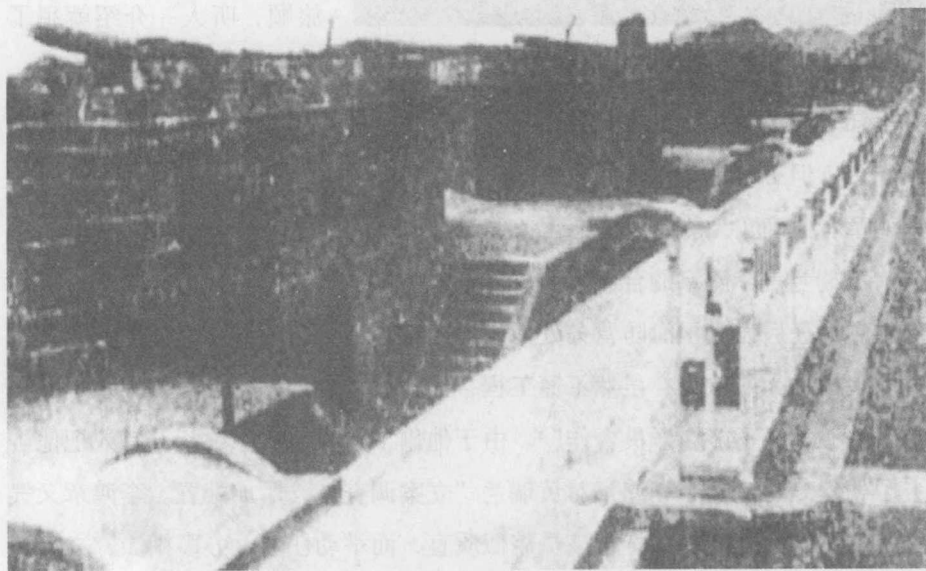
又不知军事上的事，更不具备跟洋人打交道的能力。虽然起初只是修建黄金山炮台，但工程一开工就问题成堆。一晃一年过去，工程没有实质性进展，李鸿章看他确实无能，只好把营务处道员黄瑞兰派去接替了他的工作。

黄瑞兰是李鸿章的合肥老乡，从加入淮军那天起就一直追随李鸿章，他到旅顺上任后设立了海防营务处工程局。工程局衙门一成立，他倚靠李中堂这棵大树，为所欲为。虽然不懂工程，但为人“贪鄙无能，任人唯亲，挥霍浪费”，“又不能与洋员合作”。由于他偷工减料，从中牟利，有人把他告上了朝廷。廷旨责令李鸿章对黄瑞兰“立案调查”，严加处置。李鸿章又气又恼，还得为其庇护：“查该员貌似质直，而举动任性，办事糊涂，文武将吏皆不愿与其共事。迹其语言狂妄，似有心疾者，委实不堪任用。”李鸿章把黄瑞兰撤了差使，调回天津。

浩大的工程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建筑炮台，疏浚口门、船澳，挖掘船澳土方，修筑船澳石坝、泊岸，增建库房等。李鸿章任命

袁保龄为工程总办，聘请德国人汉纳根监造炮台。

袁保龄，河南项城人，字子久，系漕运总督袁甲三次子，袁世凯的叔父。他是举人出身，同治五年官内阁中书，曾为皇家校勘书籍，后“颇识洋务、海防”。虽然他声称自己对“海工”不甚了了，但上任后却向李鸿章提出了“重事权”、“定经制”、“建军府”、“简船械”、“筹费用”、“广储人才”等多项建议，深得李鸿章赏识。袁保龄深感责任重大，请李鸿章派道员刘含芳担任会办。刘含芳也是安徽人，字芴林，早年追随李鸿章镇压太平军和捻军，官至道员，后在天津李鸿章身边管理军械，先后参与创设电气水雷学堂、编立水雷营等。袁、刘二人先后从山东、河北、天津、金州、复州、营口等地拉来民工6000余人，并征得驻军宋庆的帮助，先后调来清军3000余人协助建设。仅用一年的时间，不但旅顺口口门航道已经开始挖掘，且旅顺口内东港的挖掘及引河工程、炮台、住房、仓库等项工程也已先后展开。



黄金山炮台

1886年，两个炮台群基本完工。口东海岸炮台群，包括摸珠礁炮台、老蛎嘴炮台。口西海岸炮台群，有威远炮台、黄金山炮台、老虎尾炮台、蛮子营炮台、城头山炮台。这样，沿旅顺后路群山，东起崂律嘴，北至东鸡冠

山，迤西望台山、松树山、二龙山、椅子山、大坡山等山峰上都筑上了炮台，均配有各种大口径大炮。

海防建设是很花钱的。经费拮据，港湾工程进展缓慢。好在中法马江之战的失败，刺激了清政府“大治水师”，特别是海军衙门成立后，从德国新接来“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旅顺船坞工程更是刻不容缓。为了要到经费，李鸿章还是动了一番脑筋，他先不往上伸手，而是精心安排了一次朝廷对海军的大检阅。1886年夏初，奕譞在李鸿章陪同下，前往大沽口、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和烟台，巡阅了北洋水陆各军。这是朝廷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对海军的巡阅。巡阅中，奕譞时而登舰，时而上陆，观看了北洋海军的铁甲舰“定远”、“镇远”，巡洋舰“济远”、“超勇”、“扬威”和南洋海军各舰表演的布阵与射击。李鸿章令各舰“操演雁行鱼贯各阵式，帆纜灯旗各号令及枪炮施放之法”，颇为壮观。还观看了旅顺沿海炮台的打靶和正在修建的旅顺船坞工程。奕譞为李鸿章安排的一系列壮观场面所感染，使他第一次见识了一下海军，由此对海军发生了兴趣。巡阅后，奕譞向慈禧太后奏称：

“臣等将前项八船调集旅顺洋面合操，并令随行威海、烟台一带，布阵整齐，旗语灯号，如响斯应。各弁将讲求操习，持久不懈，可期渐成劲旅……”

李鸿章回天津，与张曜会衔上奏校阅情况，更是夸大其词；称北洋舰队“祗席风涛，熟精技艺。水陆各军，勤苦工操，历久不懈。然新筑垒台，凿山填海，兴作万难……”

后不久，旅顺港口工程的款项也就有了着落。李鸿章把工程包给了外商，船坞工程以125万两白银包给法国工商德维尼，30个月完工。由此工程进入第二阶段。到1890年11月，整个工程全工告竣。李鸿章派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直隶按察使周馥、津海关道刘汝翼会同前往验收。验工大臣们漫步在新建的旅顺军港码头上，石砌的岸壁，坚固的泊位，长长的栈

道，高大的起重机械，各种铁轨纵横相连，尤其那旅顺大坞更是气派。他们实在挑不出工程的瑕疵。此时德维尼因事回国，法方代理人吉礼丰开具洋人做工清单，再由督办刘含芳译成中文，按单验收。从《奏验收旅顺各要工折》中可以看出，李鸿章对整个工程也是十分满意的：“今据验收，各工均属相符。……嗣后北洋海军战舰遇有损坏，均可就近入坞修理，无庸借助日本、香港诸石坞，洵为缓急可恃，并无需糜费巨资。从此量力筹划，逐渐扩充，将见北洋海军规模，足以雄视一切。”

半年后，李鸿章亲临旅顺，校阅北洋舰队。其踌躇满志之状可以想象。



旅顺东港码头及船坞旧影

此后，又陆续在旅顺基地添建了一些新的厂房设施。旅顺船坞、旅顺船械局、旅顺军械局、旅顺鱼雷营、旅顺口水师养病院等各种机构也建立起来。旅顺海军公所，李鸿章亲笔题写门匾。到甲午战争前，旅顺堪称远东第一流的配套完善的近代海军基地。连同大连湾的海防建设，李鸿章花费白银数千两。这样，既有北洋舰队巡哨海上，又有近二万名陆军驻防守护，虽无金汤之固，对付外军的侵犯应该是自守有余了。随着威海基地和大沽口基地的营建，李鸿章自己也声称“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然而，“深固不摇”的门户怎么会让“蕞尔小邦”的日本人攻破了呢？

上卷 沦陷

有朝一日地球上定会出现一些正义的人们，他们将在城市的广场上树起无比壮丽的纪念碑，碑上铭刻着：“献给我们的先驱者，为了祖先的罪孽和过失而牺牲的人们！”

——高尔基